

艾伟 作品
盛夏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艾伟
作品

盛夏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盛夏/艾伟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3. 8

ISBN 978-7-5321-4950-6

I. ①盛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68926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策 划: 曹元勇

责任编辑: 李 霞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盛 夏

艾 伟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25 插页 5 字数 127,000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950-6/I·3881 定价: 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66063782

1

“我一直有一个幻想，每次站在立交桥上，看着桥下过往的车流，就有跳下去的冲动。真的，我希望自己变小，变成一粒尘埃，在这个世界上消失。”

每次喝多了酒，小晖都很伤感。以前和丁家明在一起时也是这样。不过那时，她不太提死亡这档子事。关于死亡的幻想却从少女时代就跟随着她。她经常幻想自己死于悬崖的纵身一跃，或有一天飞机失事，或突然上来一个劫匪将其杀害。

柯译予和衣躺在小晖身边，整个身心感到无比宁静。他有

一种像是来到一个新世界的幻觉，仿佛一切被擦亮了一样。这份安详在近几年的几任女友那里是未曾感受到的。今晚他和小晖是第一次单独待在房间里，但他什么也没做，她有点醉了，他不能乘人之危。他看着小晖，竟有一种和她已相濡以沫许多年的感觉。他喜欢上小晖好久了。第一次见面是在朋友的一个私人会所。那天，她中途出去接了一个电话，回来时脸色苍白。柯译予问她，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她说，大叔，你经常打听女生的隐私吗？那天小晖喝多了酒，吐掉了。

柯译予非常耐心地倾听小晖的胡言乱语。小晖沉溺在往事里，显得有些神经质。不知怎么的，他心底里因此涌出满腔的疼爱。她与众不同，和他近几年交往的女友都不一样。他喜欢这个依旧带着少女气质的女孩。

“他真是可怜，我很想离开他，但我怎么能够这样做呢？不过，他现在不理我了，每次我去看他，他都会骂我，说我只不过是同情他。我确实同情他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小晖哭了。柯译予知道小晖在讲什么。一个月前她就同他讲了男友的事。男友出了车祸，下身瘫痪了。至于是什么样的车祸，她一直不肯明讲。

无论如何,这是悲剧。对此类悲剧,他总是非常敏感,仿佛牵扯到比同情心更深邃的部位。他完全能理解此刻小晖混乱的情感,心里面更疼惜小晖。他发誓一定要对小晖好。他像一个父亲一样把小晖娇小的身体搂在怀里。他觉得此刻他对小晖的情感不只是男女之情,而且多了一种父亲般的情怀。他的年纪可以做小晖的父亲了。

他听到小晖在嘤嘤地哭,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衫。他显然动情了,紧紧搂住她,在她的额头亲吻了一下。

小晖突然停止了抽泣,一把推开柯译予,目光变得冷静而警觉,带着一种近乎讥讽的表情看着他。

“大叔,你别这样。”

小晖的目光让柯译予不舒服。不过,他宽容地拍了拍小晖的头。她留着短发,有点儿乱,看上去像个孩子。她这么细小。

2

丁家明坐着轮椅,在人行天桥上。

对丁家明来说,上天桥并不容易。天桥边虽有一个倾斜的

自行车道,轮椅可从此道上去,但无论如何需要一点力气。几个路过的小朋友兴高采烈地把他推了上去。他阴沉的脸难得地笑了。总是这样,丁家明见到孩子就高兴。

阳光一清早就十分强烈。阳光撑满了整个世界,满眼都是明晃晃的光芒,街头的建筑仿佛被光融化了似的微微颤动,好像这会儿它们正浸泡在阳光之海中。连植物都被阳光浸透了,显得饱满肥厚,闪动着若有若无的光线。天空蓝得出奇。夏天以来,永城出现多年未见的蓝天白云,并且持续了近一个月了。据说同金融危机有关,很多工厂都停工了。

这会儿,那个人在天桥下面举着牌子,昂首站着。他的牌子上写着:“申冤有理,此路不通。”丁家明知道那个人,他叫王培庆,先前在市政府前请愿,现在他胆子越来越大了,发展到十字路口抗议了。那人十分消瘦,身体看起来没有任何重量,仿佛一阵风就可以把他吹走。不过他的目光十分坚定。目光从他深陷的眼眶中透射出来,显得偏执而狂热。一会儿车道全堵塞了。与人行天桥相连的四条道路排着长长的车队,喇叭声响彻云霄。

丁家明的手机显示,小晖就在解放北路的某辆车内,离自己越来越近了。

昨天晚上,小晖打了个电话给丁家明。电话那端声音嘈杂,小晖显然在某个饭局上。小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亢奋,话说得颠三倒四,显然喝多了酒,在醉酒状态。

“丁家明,你不爱我是不是?那好,我和别人睡去了,你以为我不敢?有位大叔早就喜欢上我了,一直在勾引我。大叔,对不对?大叔,你是不是很想和我上床?丁家明,其实我知道你爱我,是不是?你为什么承认?为什么?”

丁家明没说一句话,掐断了电话。

这一夜,丁家明一直在追踪小晖。

丁家明受伤以前在警校学的是无线跟踪技术。跟踪手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这技术本身不复杂,现在的智能机都具备这项功能,只要自己编个软件,把对方的手机号输入,就可以准确定位其位置了。

丁家明偶尔会玩这个游戏。他随意输入某个陌生人号码,然后偷偷跟踪这个人。他会在很短时间内判断出此人的性别、年龄、爱好、习惯以及职业。

他知道自己这么做是越界了,越入了人心的黑暗之所。手机联结着人不敢明示的私念。他常常有一种打开潘多拉盒子的

感觉。不管他是谁,不管他平时多么道貌岸然,有谁的私生活能经得起严格的检测?

不过他从来不追踪熟人。然而昨天晚上,他还是忍不住输入了小晖的号码。他很清楚,等着他的将是一个深渊。他看到小晖的手机一动不动停在某个点上。他查到了那位置,是某家酒店。他真的掉在深渊里了。整整一夜,小晖都在那家酒店里。

丁家明一夜未眠。

中山路和解放路像一个巨大的停车场,从天桥望去,拥堵的车辆望不到头。阳光照在无数的车辆上,千万个车窗都反射出刺眼的光芒,仿佛整条街都镶满了镜子。这时,警察突然从车阵的缝隙中冲到天桥下。丁家明看到他的父亲丁成来也在其中,冲在最前面。

那个叫王培庆的人一动不动,面对潮水一般表达抗议及愤怒的汽车喇叭声,仿佛入定了一般。有一个年轻的警察要揍王培庆,丁成来把那警察挡开了。丁成来抓住了王培庆的衣襟,把王培庆提起来,穿过拥堵的车阵,塞进了一辆警车。一路上王培庆满怀仇恨地用脚踢丁成来。丁成来把身上王培庆留下的鞋印掸掉,钻进了警车。一会儿,车流缓缓启动,但十字路口四面的

车辆都急于赶路,各不相让,交通又瘫痪了。一个交警开始站在路口一边呵斥,一边指挥。

这时,丁家明看到,小晖的手机移开了那辆车,移向路边。他向那边望去,小晖穿着白色短裙,上身是淡蓝色带帽T恤,站在路边朝立交桥方向张望了一下。丁家明不能确定小晖是不是看到了自己。

在无聊的时刻,丁家明跟踪那些陌生人手机,总是能碰到很多无聊的人。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从家到单位再回家。这样的人只要跟踪三天,就可了解他全部的生活。丁家明想,这样的生活一天就是一生,他只要活一天就可以了。当然,对丁家明来说,他也许活得比他们更悲哀。

他也碰到过一些奇怪的人。比如南塘街有一个家伙几乎从来不关手机,也从来不出门。他的手机整整一个月就停留在一个点上。丁家明对此人非常好奇,也很亲切。这个人像自己一样,竟足不出户。为什么这个人可以一个月不出门?他是一个艺术家吗?艺术家也不会如此与世隔绝啊?然而信息太少了,丁家明猜不出他究竟是干什么的。他觉得对一个不出门的人来说,一间屋子相当于一副巨大的棺木。

死亡会偶尔诱惑丁家明,比如现在,看着梦境一般的蓝天和满世界的阳光,他很想往天桥下跳。不过他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对自己说:

“即使我纵身一跃,世界也不会改变一点点。”

3

他们把王培庆抓起来,关在审讯室。他们没有审问王培庆。他们熟悉这个人,但也不完全了解。这个人的行为在他们的想象之外。那桩官司同他毫无关系,他却投入其中,完全是瞎凑热闹。社会之大,无奇不有。那些偏执的人有时候完全不可拿常人的逻辑去衡量他们。当警察的都明白这一点。

王培庆在审讯室里叫喊个不停:

“你们凭什么?凭什么抓我?你们把我抓起来又不审我,什么意思啊?不审你们放我走啊!”

王培庆的声音听上去简直歇斯底里。他们视若无睹,好像那样的叫声原本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所长把丁成来叫了去。丁成来进去时,所长脸色漆黑,一见

丁成来就破口大骂，当然不是骂丁成来：

“他妈的这事闹得，已经出了两条人命了，现在又半路杀出一个疯子。我就想不明白，老丁，你说，王培庆又不是受害者，他起什么哄啊？你说，他起什么哄啊？”

所长说完，冲着审讯室大吼一声：

“王培庆，你妈的给我闭嘴。”

那边安静了一下子。没过多久，王培庆显然觉得有人理他，异常兴奋，叫喊得更欢了。

丁成来一直站在所长面前，没表态。他是老公安了。他原本应该坐在所长的位置上，也许更高。但他打断了那个和自己老婆上床的杂技演员的三根肋骨，就再也没有提升的机会。面对比他年轻得多的所长，他或多或少有点儿矜持。

“局里刚来电话，有事情让所里配合一下。是柯译予的事，他们点名要你。”

丁成来一直黑着脸。他心里不高兴，实在不愿做这事。但他知道他最终还得去做。

窗外就是护城河。河两边的柳树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嫩黄色，就好像春天时刚刚长出嫩芽。河水平静如镜，植物和建筑倒

影其上。他看到小晖在对面街上匆匆走过，面容忧戚。

丁成来喜欢这个小女孩。他记得儿子第一次带着小晖到家里来，这女孩一直在微笑着，好像这世界令她满心喜欢。那天，她还带来一只棕黄色的小猫，是路上捡来的。“它一直跟着我，我让它回家，它却一直可怜巴巴地跟着我，我在路边摊上给它买了烤羊肉串，它也不吃，还是跟着我。它那么瘦，我猜是只流浪猫，就把它带来了。”小晖对丁成来解释，“我一直喜欢猫。我就收养它吧。叔叔，你说是不是？”丁成来觉得儿子这次找对女朋友了。这女孩心善，喜庆，虽然看起来不太成熟，但很懂礼貌。那天丁成来在厨房做菜的时候，她一边逗猫，一边帮着择菜，还不时满怀好奇地问丁成来抓流氓的故事，弄得丁成来都有一种英雄般的感觉，话也特别多。

但是儿子出事了。美好的日子结束了。那以后，这个喜庆的女孩就变得忧郁了。他不知道儿子和小晖的关系现在如何。恐怕不会有结果了。哪个姑娘还会愿意嫁给丁家明呢？

“你在听我说话吗？”所长见丁成来走神，问道。

“在听啊。”

“都听清楚了？”

丁成来抬头看了所长一眼。所长避开了他的目光。

“老丁，你老婆去西班牙快三年了吧？什么时候回来啊？”

“你不提我都想不起她来了。”丁成来自嘲道。

“陈莘然也不探个亲啥的？三年都没回来一趟，你这日子过得。你们这样不是个办法，还不如离了。”

“习惯了。这样挺好。”

“去吧。”所长挥了挥手。

4

虽然车流疏散了，但车速非常缓慢。刚才堵车时，也许是小晖坐在身边，柯译予倒挺安静的；这会儿，看到那些争先恐后抢道的车辆，他有一种莫名的烦躁。已经一年多了，他经常会涌起无名之火。他觉得这世界太乱了，没有一个地方是讲秩序的、有规矩的，连法律人们都玩得随心所欲。他脑子里经常出现这样的想象，这世界的人已退化成最低端的菌类植物，只能生长在最腐烂最阴暗的角落里。当然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。他感到心里堵得慌，便松了松领带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他安慰自己慢慢来。今天早上要和他代理的农药厂宿舍案的事主对谈,看来要迟到了。让他们等一会儿吧。他预见到那些事主们同样会令他心烦。

还是想想小晖吧。想起刚才小晖远去的孤单的背影,他很为小晖目前的状况担忧。

朋友在湖西搞了个会所,时常请一些高朋贵友去他的会所玩乐。这几年柯译予在律师界名头响亮,自然也成了高朋之一。柯译予天生孤傲,喜欢独来独往,不喜欢太热闹的场所,所以也不常常去。他觉得这种聚会毫无意义,还有点可笑,无非是一帮男人装出成功人士的样子,在一群来路不明的女人面前侃侃而谈。女人们一定花枝招展,你说一句,她们便花枝乱颤。

柯译予就是在那儿认识小晖的。

最初吸引柯译予的是小晖的眼睛。那眼睛让他想起一首诗:

从你的目光里,我看到了黑暗;

光之前的黑暗;

地下三千尺的黑暗;

封闭的心脏血液凝固的黑暗……

他不知道自己为何想起了这首诗，小晖的目光是黑暗的反面，那么明亮。就在这首诗里，还描述了“光芒深处的明亮”。小晖配得上这种“明亮”。这“明亮”击中了柯译予。

小晖在喝一瓶啤酒。她显得有些落落寡合，也不知道是谁带她过来的，那天她几乎是形单影只。没人劝她喝酒，她自己灌自己，没一会儿就喝下去三瓶。柯译予当时就意识到这个看上去单纯的女孩一定遇到了什么伤心事，这令他萌生一点点怜惜之情。很快有人注意到了小晖，他们开始和小晖喝酒，小晖也越喝越兴奋。后来满屋子都是小晖傻乎乎的笑声和没头没脑的话语：我喝酒哪里厉害，我们家的小猫才厉害，我们家的小猫可以喝一斤白酒，喝完还在地上翻筋斗呢；你下次和我们家小猫喝？好啊，你一定喝趴下，到时候你和我们家小猫一起在地上爬……柯译予一直在远处静静观察她，觉得这个女孩给他一种毛茸茸的感觉，就像一只刚刚出壳的小鸡仔，他有一种想要抚摸一下的愿望。

后来，女孩消失了。柯译予猜想可能上厕所去了。女孩好久没回来。柯译予竟有些担心，就跑去洗手间看。小晖正在狭

小的洗手间过道上抚着肚子呕吐,不知是因为悲伤还是呕吐的缘故,她的眼中挂着泪水。柯译予走近她,问她需不需要帮忙?她使劲地挥手,让柯译予走。她指了指吐出的秽物,说:很恶心,你快走吧。柯译予没走,一直待在一边。等小晖缓过劲来,柯译予说:你还是回去吧,我送你回家。

当时柯译予敏锐地捕捉到小晖脸上浮现的一丝讥讽,“大叔,你是不是想勾引我?”他有一种受辱般的恼怒,恶狠狠地说:“你以为你是仙女,人见人爱?”柯译予一把将她拉住,塞进自己的车里。

就在那以后,柯译予和小晖有了交往。她说了她和男友的事后,他明白了她如此悲伤的原因。这悲伤打动了她。也许真是这种悲伤让小晖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。

车流比刚才畅通了一点。在快到律师事务所时,柯译予给小晖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通了,但小晖没接。

5

小晖看到立交桥上的丁家明了。柯译予的车被堵在人行天